



绛洞花主

陈梦韶 陈元胜 著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绛洞花主

陈梦韶 陈元胜 著

小引

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的知道，是力，是知道这题目的书。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，单是命意，就同读者的眼光，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易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

在我的眼下的看来，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；隐成多所爱者，富大贵短，因为世上，不幸人多，惟博人者，幸灾乐祸，于一生中，得小欢喜，少有苦楚。然而博人却已……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绛洞花主/陈梦韶,陈元胜著. —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2005.1

ISBN 7-5615-2299-1

I. 绛… II. ①陈…②陈… III. ①话剧-剧本-中国-近代②话剧-剧本-文学研究-中国-近代-文集 IV. ①I234②I207.34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8626 号

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厦门大学 邮编:361005)

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
xmup @ public.xm.fj.cn

福建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10.25 插页:4

字数:285 千字 印数:0001-2 000 册

定价:21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



梦韶先生近影(1983 年)
(原载日本《鲁迅の会会报》第 7 号 1983 夏)

红楼警世中(國)許多人的心。至如：王公、貴族、
三教四生等。誰是作者和讀者姑且勿論。而真正
命筆。或同讀者的眼光之有種種：經聖賢看見
易也。西學要看見佳，才子看見纏綿，英雄家
看見掀騰，法言欲看見空間秘密……

在我們混下家裏，我常見他看見詩三不
已，讀成多所愛者，讀大無窮，因為世上不
會有人多，惟憫人者，事事必無窮，王三也，
讀三歌云，少有聖德，然而增人神不覺

現在，陳展博認為此事即社會黨疑問
題劇，自然也是不可的。先者雖有樂
而新車，却只是為了演者而作，並非為
了觀者而作。又如毛岸英，毛澤東會
局，已經變態於套且有正統，然而活而。
此亦最可貴，銅像一而，鑄入中國革命中，有
餘回的一部分大志，一裝了畫，而神像依此
與在，大果排演，毛岸英更不說，我之（三）
三編載，以水清光，始的這引之（補）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廿四日，毛澤東逝世。

引言

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，至少，是知道這名目的書。誰是作者和顧亭姑且勿論，單是命運，就因讀者的眼光而自搖動：麗學家看見易，道學家看見淫，才子看見細綿，革命家看見排滿，流俗人看見宮闈秘事……。

在我的眼下的寶玉，却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；讀成多所愛者，常大苦惱，因為世上，

不幸人多。惟憎人者，幸與得禍。于一生中，得小歡喜，少有聖得。然而憎人卻不過最愛人者的敗亡的迷途，與寶玉之終於出家，同一小器。但在作**紅樓夢**時的思想，大約也止能如此；即使出於結作，想來未必與作者本意大相懸殊。誰殺了**大紅狼**，能斗蓬裏拜地的父親，却令人覺得詫異。

現在，願君涉險以此書作社會家庭問題劇，自然也無所

不可。先前雖有幾篇劇本，却都是爲了演者而作，並非爲了劇本而作。又都是片段，不是統觀全局。**紅樓夢**卻具有首尾，然而陳腐了。此本最後出，前錄一切，歸入十六卷中，百餘回的**大紅狼**，麗家盡而神情依舊具在；如果排演，當於會更可觀。我不知道劇本的作法，但深佩服作者的熟于情節，妙于鋪敘，燈下讀完，倍覺領引云爾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

，記於廈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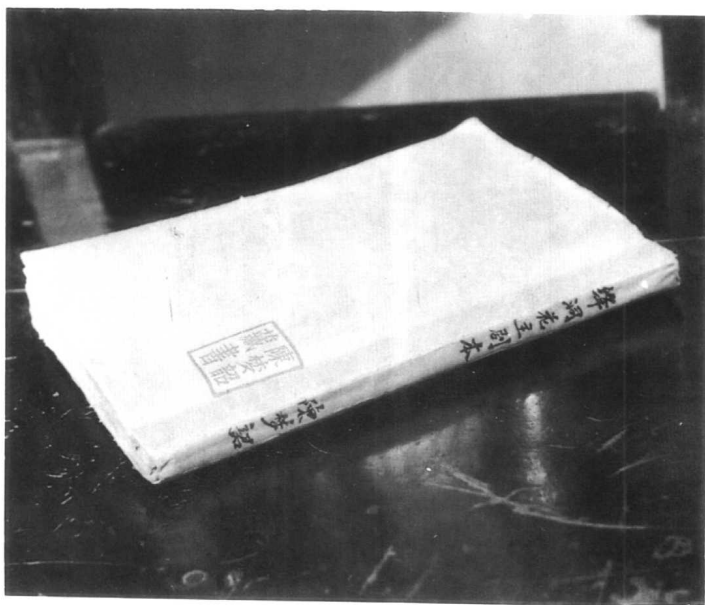
魯迅《小引》最早鉛印版(1935年)

新文藝社叢書

絳洞花主劇本

紅樓夢一書，瑰麗麗綿，一般青年莫不以一讀為快。陳夢韶先生早將該部編為絳洞花主劇本，剪裁佳妙，情節緊湊。文學家魯迅教授作序，謂「此本最後出，銷路一切，鑄入十六幕中，百餘回的一部大書一覽可盡，而神情依然具在；如果排演，當然會更可觀。」謝尚人女士序詞裡說，「待焚香細抄，焚香細抄，心頭滋味，萬般費道！」可想見其內容及價值了。上海北新書局出版。

《絳洞花主劇本》出版預告 (1929 年)



《絳洞花主》节录本书影

小 引

《红楼梦》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，至少，是知道这名目的书。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；单是命意，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：经学家看见《易》，道学家看见淫，才子看见缠绵，革命家看见排满，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……

在我的眼下的宝玉，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；证成多所爱者，当大苦恼，因为世上，不幸人多。惟憎人者，幸灾乐祸，于一生中，得小欢喜，少有罣碍。然而憎人却不过是爱人者的败亡的逃路，与宝玉之终于出家，同一小器。但在作《红楼梦》时的思想，大约也止能如此；即使出于续作，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。惟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来拜他的父亲，却令人觉得诧异。

现在，陈君梦韶以此书作社会家庭问题剧，自然也无所不可的。先前虽有几篇剧本，却都是为了演者而作，并非为了剧本而作。又都是片段，不足统观全局。《红楼梦散套》具有首尾，然而陈旧了。此本最后出，销铄一切，铸入十四幕中，百余回的一部大书，一览可尽，而神情依然具在；如果排演，当然会更可观。我不知道剧本的作法，但深佩服作者的熟于情节，妙于剪裁。灯下读完，僭为短引云尔。

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日，鲁迅记于厦门。

新版《绛洞花主》前言

鲁迅先生为作《小引》的《绛洞花主》剧本，是《红楼梦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本。今据残存的“孤本”，由原编剧陈梦韶教授审定编讫。这就是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新版《绛洞花主》。

《红楼梦》乃中国古典文学名著，中外读者莫不以一读为快。鲁迅先生曾说过：《绛洞花主》剧本“可作《红楼梦菁华》读”。又说“深佩服作者的熟于情节，妙于剪裁”。因此，新版《绛洞花主》话剧本重见在文学艺术之林，颇有意义。

百万言大书，铸入十四幕；《红楼梦》神情，一览即可尽。——鲁迅《小引》对这部剧本的评赞，可以概括为如上一句话。可是，这部受到鲁迅先生评赞的剧本，历经数劫，过去未能广泛流传，甚至不为世人所见。1982年全国红学讨论会在上海召开，讨论的专题之一是“移植改编”。专家们叹《红楼梦》改编，“既忠于原著又妙于剪裁，是十分不容易的”。然而，《绛洞花主》剧本可为《红楼梦》的“移植改编”作借鉴。鲁迅论《红楼梦》的观点，人们喜欢引用他在《小引》里的话。但是，由于无《绛洞花主》剧本为依据，对《小引》的正确理解受到限制，《小引》甚至被世人随心所欲地引用。新版《绛洞花主》话剧本的重见，既为研究伟大文豪鲁迅对《红楼梦》的论述提供了依据，又为“红学”研究的普及与提高提供了实际的史料。鲁迅提出“《红楼梦》的神情”这一命题，有待深入研究与探索。而且，诚如鲁迅《小引》所说：“如果排演，当然会更可观。”

半个多世纪前曾经付梓过的这部话剧本犹如一株老树，而今老树喜逢春光开新花！关于大型话剧本《绛洞花主》半个多世纪来的经历和新版编讣情况，详见本书“附录”有关文章以及《新版〈绛洞花主〉后叙》。

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，陈元胜记于皖东。

目 录

小 引	鲁 迅(1)
前 言	陈元胜(1)
绛洞花主	陈梦韶(1)
序 幕	(1)
第一幕 晤 聚	(8)
第二幕 闹 塾	(16)
第三幕 缘 巧	(24)
第四幕 归 省	(32)
第五幕 谈 谑	(47)
第六幕 埋 香	(56)
第七幕 娇 玩	(63)
第八幕 问 病	(74)
第九幕 诗 宴	(84)
第十幕 反 抗	(100)
第十一幕 诡 计	(108)
第十二幕 焚 稿	(115)

第十三幕 闺 思	(125)
第十四幕 蝉 蛻	(135)
《绛洞花主》节录本(影印)	陈梦韶(143)
《绛洞花主》话剧本与《红楼梦》主题及其他	陈元胜(261)
《绛洞花主》重见记略	陈元胜(266)
回忆鲁迅为《绛洞花主》剧本作《小引》的经过	陈梦韶(272)
论《红楼梦》的神情	
——兼论鲁迅眼中的《红楼梦》	陈元胜(277)
怀念陈梦韶先生	谢德铤(298)
新版《绛洞花主》后叙	陈元胜(302)
《绛洞花主》今安在	
——答刘麟先生并致世人	陈元胜(309)
谈陈君梦韶的《绛洞花主》	
——为纪念梦韶先生百年诞辰而作	陈元胜(312)
跋	陈元胜(320)

绛洞花主

陈梦韶

序 幕

人 物 贾雨村 冷子兴 张如圭 酒客三人 村肆伙计一人

景 地 扬州城郊外的一家村肆。村肆之外，山环水濑，茂林修竹之处，隐隐有座庙宇。村肆之内，桌子两张，椅子八只，陈设整齐，打扫洁净。

情 节 进士出身的贾雨村，被革官职后，应盐政林如海聘为西宾，教其女黛玉读书。一日，贾雨村闲步至扬州城郊外古庙游玩，无意中在村肆遇故人冷子兴，彼此纵谈黛玉和宝玉的身世，及贾府中诸姊妹的情形。此为本剧开演的引端。

[贾雨村从古庙那边，移步行来，刚入肆门，只见座上吃酒之客，有一人起身大笑，接了出来。雨村忙看时，是都中古董行商冷子兴，旧日在京都相识的。]

子 兴 （作揖）奇遇，奇遇！

雨 村 （大笑，行揖见礼）老兄何日到此？今日偶遇，真奇缘也！

子 兴 （欢笑）去年岁底到家，今因还要入都，路过此地访敝友，盘旋两日。今日散步到此，不期这样巧遇！

[冷子兴一面说，一面让雨村同席坐下。村肆伙计捧上酒肴，冷贾二人闲谈慢饮，叙些别后之事。]

子 兴 （笑）您老先生怎么到此来呢？

雨村（漫答）弟退官告闲后，承两个朋友介绍，说此地新盐政要请一位西席，教训儿女，因此弟就滥竽教席。这新盐政林如海，是前科探花，本籍姑苏人，现钦点为巡盐御史。可惜他命中无子，只嫡妻贾氏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夫妻爱惜如掌上明珠。见她生得聪明俊秀，欲使她识几个字。弟单教这幼年女学生，挨过了好几年。这女学生的母亲贾氏身弱，不料一病而亡。女学生奉侍汤药，守丧尽礼，过于哀痛，素本怯弱，因此旧病复发，有好些时不曾上学。弟闲居无聊，散步至此郊外，赏鉴村野风光。近日都中可有新闻？

子兴（漫应）没有新闻，倒是老先生的贵同宗家，出了一件小小小事。

雨村（笑）弟族中无人在都，何谈及此？

子兴（笑）你们同姓，岂非一族？

雨村（疑惑）是谁家？

子兴是荣国贾府，可也不玷辱老先生的门楣了！

雨村（沉脸）原来是他家。若论起来，荣国一支，却是同谱，但他那等荣耀，我们不便去认他。

子兴（叹）老先生休如此说。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萧索，不比先时的光景。

雨村（骇问）当日宁荣两宅，人口也极多，如何便萧索了呢？

子兴（叹）正是，说来话长。

雨村（庄重）去年我到金陵时，曾从贾府门前经过。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二宅相连，竟将大半条街占了。大门外虽冷落无人，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殿楼阁，也还都峥嵘轩峻，就是后边一带花园里，树木山石，也都还有葱蔚洳润之气，那里像个衰败之家？

子兴（笑）亏你是进士出身，原来不通！古人有言：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。如今虽说不如先年那样兴盛，较之平常仕宦人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如今人口日多，事务日盛，主仆上下，都是安富尊荣，运筹谋画的竟无一个。那日用排场，又不能将就省俭，如今外面

的架子虽没很倒，内囊却也尽上来了。这也是小事。更有一件大事：谁知这样钟鸣鼎食的人家儿，如今养的儿孙，竟一代不如一代了。

雨 村 这样诗书之家，岂有不善教育之理！别门不知，只说这宁荣两宅，是最教子有方的，何至如此？

子 兴 （叹）正说的是这两门呢！等我告诉你：当日宁国公、荣国公是一母同胞兄弟两个。宁公居长，死后长子贾代化袭了官。贾代化的长子八九岁上死了，只剩一个次子贾敬。这贾敬一味好道，想做神仙，倒把官让他儿子贾珍袭了。这贾珍早年生子，名唤贾蓉，业已成婚。敬老爷不管事，珍爷哪里干正事？他把宁国府翻过来，也没有敢来管他的人。（略顿）

雨 村 （紧接）那荣国府的境况可好些？

子 兴 方才所说异事就出在荣府。自荣公死后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，生了两个儿子：长名贾赦，次名贾政。贾政自幼酷喜读书，祖父钟爱，要他从科甲出身，不料代善临终遗本一上，皇上怜念先臣，即叫长子袭了官，又额外赐了贾政主事职衔，叫他入部习学，今已升了员外郎。这贾政的夫人王氏，头胎生的公子名唤贾珠，不到二十岁就娶妻生子，一病死了。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，生在大年初一，就奇了；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，说来更奇，一落胞胎，嘴里便衔下一块五彩晶莹的玉来，还有许多字迹。你道是新闻不是？

雨 村 （笑）果然奇异！只怕这人的来历不小！

子 兴 （冷笑）万人都这样说，因而他祖母爱如珍宝。那公子周岁时，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，便将世上所有的东西，摆了无数叫他抓，他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。那政老爷便不喜欢，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，因此不甚爱惜。独那太君还是命根子一般。说来又奇，如今长到十多岁，虽然淘气异常，但聪明乖觉，百个不及他一个。说起孩子话来也奇，他说：“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子是泥做的骨肉，我见了女儿便清爽，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！”你道好笑不好笑？将来色鬼无疑了！

雨村（罕然厉色）非也！可惜你们不知道这人的来历，大约政老前辈也错以淫魔色鬼看待了！若非多读书识事，加以格物致知之功，悟道参玄之力者，不能知也。

子兴（忙请教）这是何故？

雨村（解释）天地生人，除大仁大恶，余者皆无大异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，大恶者则应劫而生。大仁者修治天下，大恶者扰乱天下。清明灵秀，天地之正气，仁者之所秉也。残忍乖僻，天地之邪气，恶者之所秉也。今当祚永运隆之日，太平无为之世，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，比比皆是。所余之秀气，漫无所归。彼残忍乖邪之气，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下，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中，偶因风荡，或被云摧，略有摇动感发之意，一丝半缕，误而逸出者，值灵秀之气适过，正不容邪，邪复妒正，两不相下，必致搏击掀发。既然发泄，那邪气亦必赋之于人，假使或男或女，偶秉此气而生者，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，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；置之千万人之中，其聪俊灵秀之气，则在千万人之上；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，又在千万人之下。（稍停）

子兴（领悟，忙问）这大概就是“正邪两赋”一派人物的来历？

雨村（眉飞色舞）是也！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，则为情痴情种；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，则为逸士高人。纵然生于薄祚寒门，甚至为奇优，为名娼，亦断不至为走卒健仆，甘遭庸夫驱制。古往今来，此派人物皆易地则同之人也。

子兴（怪问）依你说，成则公侯，败则贼了？

雨村（肯定）正是这意。你不知道，我自革职以来，这几年遍游各省，也曾遇两个异样孩子，所以方才你一说这宝玉，我就猜了八九也是这一派人物。

子兴（好奇）你说曾遇两个异样孩子，是那两个，请你说说我听！

雨村（漫应）好的。不用远说，只说金陵城内，钦差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，你可知道？

子兴（笑）谁不知道！这甄府就是贾府老亲，他们两家来往极亲热的，就是我也和他家往来非只一日。

雨 村 （笑）我在金陵时，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处馆。这个学生虽启蒙，却比一个举业的还劳神。说起来更可笑，他常对着跟他的下人等说：“这‘女儿’两个字，极尊贵极清净的，比那瑞兽珍禽，奇花异草，更觉希罕尊贵呢！你们这种浊口臭舌，万万不可唐突了这两个字，要紧，要紧！但凡要说的时节，必用净水香茶漱了口方可。设若失错，便要凿牙穿眼的。”其暴虐顽劣，种种异常；只放了学进去，见了那些女儿们，其温存和平，聪敏文雅，竟变了一个样子。

子 兴 （笑）这就是您老先生刚说过的“情痴情种”吧？

雨 村 （点头，紧接）因此，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过几次，竟不能改。每打得吃痛不过时，他便“姐姐”“妹妹”的乱叫起来。后来听得里面女儿们拿他取笑，他回答得最妙，说：“急痛之时，只叫‘姐姐’‘妹妹’字样，或可解痛，也未可知。因叫了一声，果觉疼的好些，遂得了秘法，每疼痛之极，便连叫姐妹起来了！”你说可笑不可笑？为他祖母溺爱不明，每因孙辱师责子，我所以辞了馆出来的。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基业，从师友规劝。只可惜他家几个姐妹，都是少有的。

子 兴 （笑）不止甄家几个姐妹好，就是贾府三个姐妹也不错。政老的长女名元春，因贤孝才德，选入宫作女史去了。二小姐乃是赦老爷姨娘所出，名迎春。三小姐政老爷庶出，名探春。四小姐乃宁府珍爷的胞妹，名惜春。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，都跟在祖母这边，一处读书，听得个个不错。

雨 村 更妙在甄家风俗，女儿之名，亦皆从男子之名。不似别人家里，另外用这些“春”、“红”、“香”、“玉”等艳字。何得贾府亦落此俗套？

子 兴 （解释）不然。只因现今大小姐，是正月初一所生，故名“元春”，余者都从了“春”字。上一辈的，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。现有对证：目今你贵东家林公的夫人，即荣府中赦政二公的胞妹，在家时名字唤贾敏。“敏”字和“赦”、“政”二字的偏旁，同样是“文”。你若不信，回去细访便知。